

## 冬日里的童年游戏

李玉琢



北方的冬天是寒冷的,大地龟裂出一道道深深的口子,时时的寒风总感觉比现在的凛冽。

有人说御寒之衣昨不如今,又有人说果腹之物昨不如今,都对,即便如此,猫冬不属于男孩,再冷的冬天也挡不住男孩们奔向大自然火热的勇气。

冬日阴历十五的月光最是让人迷恋,皎洁的月光下,男孩子们会分拨玩捉迷藏,房顶上、菜窖内、草垛旁都是孩子们藏身的地方,只要你敢想就没有不可藏身之处。

想来老祖宗实在聪明,在恶劣的环境下,为孩子们设计了这么多的游戏项目。冬天的游戏项目较之其它季节并不少。

弹球、抽汉奸、推铁环、抖空竹、扇方宝、拍三角、打奈、逮柴、顶牛、滑冰……哪个项目都是对体力、勇气、技巧、智慧的考验与锻炼。向自然索取,“逮柴”就是竞技双方各自选用一段称手的木头棒子,猜拳决出先后,一方手持木棒奋力甩出

击打对手放在指定地点的另一根木棒子,如将对方木棒击至约定的位置,击打者胜出,对方的木棒子归击打者,若进攻方第一次击打失利,转为另一方进攻,真有半天能为妈妈赢回一抱柴禾的。“逮柴”不但锻炼了身体,还培养了孩子顾家的良好习惯。

弹球、扇方宝和拍三角一般也在冬天进行,小脏手有的已冻裂渗出了鲜血,那也挡不住男孩们弹球、扇方宝和拍三角的热情,现在的孩子可能只知道,皴是国画的一种手法,如果他们能看到他们的前辈的皴裂的手,可能对理解甚至掌握书画技法会不无裨益。

抽汉奸,多地的学名叫陀螺,而我家乡却几代人固执地叫抽汉奸,这不能不说真实的反映了家乡人民痛恨汉奸的爱国情怀,也是藉此对后辈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潜移默化的手段。汉奸的大小不一,花样挺多,抽好汉奸也需要一段的训练时间,既要体力,也需要一定的技巧。

抖空竹好像是儿时的玩具中不多见的,需要购买的制式玩具,即便是块八毛的空竹也不是人人都买得起,手巧的孩子也会土法上马,拿个旧缸子盖也能抖个风生水起。

滑冰和游泳一样,几乎是男孩们所有的年龄段都喜欢、都参与的项目。冰车是土制的,适合于年龄比较小的孩子,冰鞋也是自制的,适合比较大的孩子,穿在脚下也是神采过人,至于带冰刀的专业冰鞋是让所有的男孩都会垂涎期望的稀罕物了。

弹弓,均自制,本地叫崩弓子,崩弓子又分两种,一种以石头子为弹丸;另一种以青棍秆为弹丸。前者用于打鸟,后者则作为“打仗”的武器。舞刀弄枪是所有打纸弹,有的打蓖麻杆。推铁环四季都可以玩,既比速度,又比技巧。

较之男孩,印象中女孩子的游戏和玩具要少得多,女孩之间的游戏玩具差别大,几无搭界项,活动场地也略有差别。男孩是大自然的儿子,男孩的游戏几乎找不到室内项目,女孩的个别项目如抓包、躲拐似可在室内进行。女孩游戏记忆中有这么几种:踢毽子、抓包、踢包、拽包、跳绳、跳皮筋、跳房子等。

踢毽子这项运动现今男女都踢,老同志踢得多,孩子们反而踢得少,当年踢毽似乎是女孩的专属。毽子也是自己做,找两枚铜钱,逮一只无论是自家的是还是邻家的大公鸡脯上几根漂亮的羽毛,再做简单缝制后,一个漂亮的毽子就诞生了。因为嫩鸡毛挨鸟的毛也时有发生,而孩子们并不以为然,不挨骂谁会长得大?

布包也是自己缝制的,六块四到六公分的小花布或格子布的边角碎料缝制的一个六面体的布袋子,里边填充适量的砂粒或杂粮,封口后便成了女孩子们的玩具。可以用来踢,以连续踢到布包的数量多为佳。也可以作为群体项目,在一片长宽各五六米的空地上,两边各站一个小女孩,作为进攻方,中间站一个或多个小女孩作为防守方,布包从一端拽向另一端,如此反复以击中中间的女孩为胜。整个比赛过程精彩纷呈,站在中间的女孩辗转腾挪,既要有灵活的身体反应,又要有聪明的提前预判,进攻者也需及时取得布包,稳、准、狠地将布包拽向防守方。一场游戏下来,体力、心智、协调、配合等得到全方位的磨练。

## 记忆中的“烂腌菜”

李栓

“烂腌菜”作为北方地区餐桌上一道不可或缺的下饭菜品,常常受到家乡人的追捧。不同地区有不同的制作方法和选材配料,但不不管是哪一款“烂腌菜”,它都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深厚的文化底蕴,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上至年逾古稀的老者,下至初萌事理的孩童,说起“烂腌菜”都能以自己独特的口吻与你攀谈许久。

“烂腌菜”也称碎菜,“烂”字,既有碎的本意,又有品种繁多、一体成型的深意。“烂腌菜”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当时社会生产力比较低下,底层群众的饮食较为单一,主要依赖狩猎和采集。当时的人们为了延长蔬菜的保存期限,也为了节约家庭生活成本,就发明了用食盐腌制蔬菜的办法。到了现代,人们对“烂腌菜”的制作和食用方式也进行了创新和改良,制作方法更加细腻,原材料选配更加丰富多样。当下“烂腌菜”的制作方法分为:准备食材、腌制和发酵三个环节,其原材料也非常值得考究,主要包括:圆白菜、芋头、蔓菁、白萝卜、心里美(俗称辣辣换)等,在实际腌制的过程中可

根据自己的口味和喜好进行选材,其中圆白菜既可以单独腌制,也可与其他菜品混合腌制,如需讲究口感丰富和视觉诱惑,还可以加入胡萝卜、芹菜等配菜,再以小辣椒、大蒜等加持,色、香、味俱全,绝对能让你眼、鼻、口得到充分满足。腌制“烂腌菜”的节令是深秋,忙碌了大半年的人们开始了冬储的节奏,农村地里的庄稼都收割完毕,农民将打下的粮食分储到位后,地里种植的蔬菜一部分留作腌菜用或拿到集市上售卖,被挑选剩下的残次品则用于喂猪、鸡等家禽。这样做最大的好处就是将菜做到了合理利用,避免了浪费。

从我记事起就开始品尝母亲亲手腌制的“烂腌菜”,那时候家里日子过得比较清贫,家中唯一的经济来源就是靠父亲的工资,母亲全职在家,起初在老家还有几亩耕地,到后来随



着我 and 弟弟长大,还有家庭生活开支,父亲无奈放弃了土地的耕作。生活在街镇上,家中没有喂养猪、鸡等家禽,所以四口人日常的生活必需品全靠买,家庭花销无形中加大。为了补贴家用,母亲织过地毯、开过门市、打过工。深秋的沙吃堵集市热闹非凡,人们挑选着中意的“烂腌菜”配料,每当这时,母亲总是带着我挑选,用母亲的话来说,我比较娇嘴,利用一上午或者一下午的时间挑选好之后,大袋小包地提着回家了。家中每次腌菜都是全家总动员,分工明确,我和弟弟负责清洗,父亲负责切碎,母亲负责腌制,清洗的时候我老是偷吃,总是招来母亲的数落,但心里却是美滋滋的。母亲常说:“半大小子,吃穷老子。”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和弟弟饭量大,所以每年不论是腌烂腌菜、酸菜,别人家有一小桶或者一小瓶子就够了,而我们家必须用瓮来腌制,突出一个“量”大,腌好之后没等发酵好,我和弟弟就迫不及待地吃开了,每天放学心心念念的事情就是回家吃“烂腌菜”,那时候好多家庭主妇茶余饭后聊天的话题都离不开“烂腌菜”,各自交流着腌制的方法、口感,谈笑风生间诠释着生活的真谛。后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家家户户学习腌制“泡菜”,与传统的“烂腌菜”夹和起来吃,口感也非常不错。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当年的孩童已长大成人,成家立业。走上工作岗位以后,每当我吃到“烂腌菜”的时候,都能回想起那段令人难忘的往事,“烂腌菜”的经历是一段历史、也是一种精神,更是一种传承。



## 冬日的火炉

祁溪

雪天饮酒,暖意融融。几个战友,相聚在一起,举杯邀瑞雪,谈笑战友情……

望着窗外纱帘一样的飘雪,情不自禁地想起了童年时,农村人家取暖用的火炉。它体形较小,放置在炕的中央,用一个火盆支撑着火炉,燃烧的煤时而一丝青烟扑面而来,时而火焰闪烁。家家户户把火盆边沿擦得一尘不染,锃光瓦亮。

一般情形下,火炉上还搭着茶壶,香喷喷的浓浓茶味,弥漫在大雪纷飞的农家小屋里,一大家子人围座在火炉周围取暖。

尤其是一到腊月里的闲暇时光,夜晚便点亮一盏煤油灯,洗耳恭听着爷爷奶奶有关唐僧西天取经不畏艰险、岳飞精忠报国、杨家将阖门忠烈等经典故事。父亲则疼爱给我们讲近代工农红军穿草鞋、吃树皮、过草地、翻雪山、天上有敌机、地上有追兵,历经艰难险阻,攻克重重围追堵截,行程二万五千里创造人间奇迹的《长征》革命故事。

这就是小时候最惬意的雪夜听书情景,那是那个年代除了广播外唯一的娱乐文化熏陶了,老辈人没上过学读过书,他们仅凭说书先生的口传,就能耳熟能详,滔滔不绝于耳。

书中的故事情节精彩绝伦,兄弟几个听得目不转睛,瞌睡全无,一说一听就是大半夜。小小的煤油灯要续二次油,方可罢休。火炉使满屋温暖如春,母亲的手里时常做着针线活,偶尔也给老人煮上一壶浓浓的酥油茶,茶开了又开,滚烫的香味洋溢着满满的爱,幸福感油然而生。家人们其乐融融,室外的瑞雪一层叠一层下着,别有一番情趣。

记得,后来冬天取暖的火炉升级成了洋炉,可以放置在炕沿旁边,上面还通上了几节光亮的铁皮烟筒,煤烟便顺着烟筒输送到了室外,一抹炊烟袅袅,就在安静的村庄上空沸腾着,烟火气息的味,是那么的亲,就永远搁在了心中!

南宋诗人杜耒曾写到:“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火初红。”落雪小溪,围炉煮茶,一家一茶,便是当初的清静与亲近,温暖人心。

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童年往事,雪,如鹅毛大雪、碎银点点、沉雾一般,轻轻飘摇。童年,是诗意的翩跹,是一往情深的执着,总之,它在自己最思乡的时候仿佛憨笑。

时间如匆匆过客,收起思绪……一场雪,覆盖住了大地的骚动,雪花恰似揉碎的棉花,片片洒落人间,草木宁静,树叶不见了踪影,目光所及,已是银装素裹的大千世界。

酒杯里的美酒已经使彼此朦朦胧胧,欲醉似醒,寒冷不复存在,友谊天长地久,战友的深情厚谊,胜似浓浓的一茶,一酒,一赏雪。

在那个车马邮件都慢的年代,赶交流是一种仪式,一种对丰收的庆祝,一种对文化的传承,一种对生活的热爱。它不仅仅是一场简单的集会,更是鄂尔多斯人心中的一份期待,一份记忆,一份情感的寄托。

我记得,交流会的日子总是那么令人期待。村里乡里的小交流会虽然短暂,却也热闹非凡,但最让人心潮澎湃的,还是树林召镇的交流会。那是一场为期十天的盛会,从八月十日至十九日,正是瓜果蔬菜等农产品丰收的季节,也是戏班子最活跃的时候。

山西晋剧班子的表演是交流会的灵魂。《打金枝》《穆桂英挂帅》《午门斩子》《打官门》等名戏轮番上演,名角王爱爱、宋转转的登台更是让观众们如痴如醉。我那时还是个青涩的少年,从马场壕乡三眼井村出发,穿上节日的盛装,满怀激动地乘坐班车前往树林召镇。一路上,心中充满了对交流会的憧憬和对戏曲的向往。

交流会的热闹不仅仅在于戏曲,马戏、杂技、歌舞,各种表演让人目不暇接,商贩们的叫卖声此起彼伏,人头攒动,热闹非凡。那是一种怎样的热闹啊,仿佛整个小镇都沉浸在节日的气氛

中,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孩子们追逐嬉戏,大人们谈笑风生,老人们悠闲地坐在戏台下,享受着这份难得的闲暇。

那时的交流会,商贩们摆出各式各样的商品,从新鲜的农产品到手工制作的工艺品,从美味的小吃到实用的日用品,应有尽有。人们在交流会上不仅能买到心仪的物品,更能感受到那份人与人之间的亲近和温暖。

父母在交流会上卖过月饼和擦粉,那时交流会就在我家门前,看戏的人就来我家买月饼、汽水,吃擦粉。月饼是自家用面粉、糖和各种果仁精心制作的,每一块都包含着家的味道和节日的祝福。擦粉则是用绿豆或红薯粉制成的凉粉,清凉解暑,是夏日里的一道美味。每当戏班子的锣鼓声响起,我家的小摊前就会围满人,大家边看戏边品尝着美食,那种热闹和欢乐的氛围,至今回想起来仍让人心潮澎湃。

常记得,我在家乡三眼井交流会上卖过冰棍。那时,我骑着摩托车从树林召镇里驶上冰棍,三个小时的路程才能到达三眼井。一根冰棍从树林召4分钱提上,回去卖一毛钱,一箱冰棍赚十几元,一路辛苦。但那份辛苦背后,是对生活的一种执着和对未来的一种期待。每当我看

## 赶交流

段飞龙



到人们在炎热的夏日里,从我手中接过冰棍,脸上露出满足的笑容时,所有的疲惫都化为了值得。

我赶交流最多的地方是盐店的物资交流会,常记得随母亲、姐姐、妹妹住在召沟村树塔社去盐店赶交流的情景。上午把驴放好,顺便在山沟

地畔喂一蛇皮袋草,以便驴在交流会场吃,姥姥炒上几锅葵花,装在布袋子里。吃罢中午饭,我们套上驴车,一家便出发了,我驾着驴,姥爷坐在车尾,姥姥和母亲坐在车厢里,姐姐和妹妹坐在车辕上,我们谈笑风生,拉着家长里短。大舅也赶着骡车走开了,我们浩浩荡荡的从树塔社赶到了盐店交流会场。只见会场横七竖八地停满了赶车的人头攒动,好不热闹。我们好不容易找了一块空隙处,卸了牲畜,给喂上了草。姥爷提了马来,坐在了会场人流密集处,喊叫开来:“葵花!葵葵花!树塔的大瓜子,好吃又便宜,不好吃不要钱。”姐姐领着妹妹逛服装摊,选她们喜爱的衣服,妈妈领着姥姥去凉粉摊子,吃上了粉皮,我转了一圈地摊市场,买了一把水枪,见了小伙伴吧嗒吧嗒一顿猛挤。我们在交流会上还看了精彩的马戏,在人群中跑着玩着,好不开心。

我怀念儿时的交流会,怀念那份纯真的快乐,那份人与人之间最真挚的交流。那时的我们,没有手机,没有网络,却有最真诚的交流和最纯粹的快乐。我们在交流会上分享着彼此的故事,交流着彼此的情感,那份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是任何现代科技都无法替代的。